

旅遊與閱讀： 在捷克遇上作家

經歷了時代的風風雨雨，布拉格仍然保留着精緻的容貌，散發出沉厚的文化氣味，令我們生活在現代都市的人們讚嘆。在《香港文學》第324期，我以〈卡夫卡與布拉格〉為題撰寫旅遊的生活體驗，我以卡夫卡開始，因為他是我們最熟悉的捷克作家——一個以德文創作的猶太作家，他的作品直接影響了我們對捷克文化的看法。然而，在一個多月的旅行，遇上的不止是卡夫卡，還有很多以捷克文寫作的作家。我深信，這個城市歷久不衰的吸引力，是來自這群曾經在這城市默默創作的藝術家。在回程的路上，我嘗試把這些名字寫下來，為我腦海中布拉格美麗的外表畫上深刻的輪廓。

在飛機上閱讀捷克神話

在布拉格機場等候前往巴黎的飛機，禁區地帶的書店有不少捷克文學作品，影碟亦不少，有些名字我從來沒有聽過。當中有一本是作家尼高娃 *Božena Němcová* (1820~1862) 重新撰寫的捷克神話圖畫集。這位女作家的小說《祖母》(1855) 被譽為捷克現代女性文學的開端。她生活悲慘，出生低微，嫁了一個大男人的丈夫，過着不愉快的生活。我在五百克郎鈔票上看過她優雅的



五百克郎鈔票上的尼高娃

黃淑嫻

黃淑嫻，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，專研電影及電影與文學的關係。著有《女性書寫：電影與文學》及編有《香港文學書目：40~90》、《香港影片大全1913~1941》、《香港文化多面睇》等。

面相，想像她喜歡看神話、搜集神話，可能與她所經歷的不快樂的現實有關。在回程的飛機上閱讀了她編寫的一則名為〈黑公主〉的神話，故事從一個漁夫在水中的奇遇開始，最後漁夫的兒子自願離開人間生活，與黑面的公主在遙遠的金城堡中快快樂樂過其一生，公主找到了真愛後，面貌亦變回漂亮。另外一則是〈前額帶有金星的公主〉，國王與前額帶有金星的皇后相愛非常，但皇后不幸逝世，國王憶妻成狂，生出一個念頭——娶額前同樣有金星的女兒為妻，女兒為此逃跑至別的城堡當傭人，最後與城堡的王子結婚，父親最後亦明白了自己的問題。

神話劇情曲折，富想像力，當中離不開身份調換的課題：漁夫從窮人變成有錢人，但代價是失去自己的兒子；兒子從窮變富，但代價是離開人世的生活；公主最後能夠從傭人回歸原來貴族的身份，代價是她要經歷平民百姓的艱苦生活，大概每一個神話背後總有一個人生道理吧。我在黑暗的機艙閱讀神話故事，不是因為我在布拉格的旅遊充滿傳奇色彩，剛好相反，我們因為在當地住上一個月，每天總要處理不少日常生活的瑣事，例如哪裡可以買到洗碗機的洗潔精、哪裡有便宜的午餐、怎樣與買火車票的人溝通等等。閱讀尼高娃的神話，令我們檢視人生以外，亦讓感受一下捷克傳統文化魔幻的

一面。

或許我們不會再遇上神話中的奇人奇事了，但站在古老的查理大橋上遠望，背後是牢牢站着的城堡，腳下是流動的伏爾他河，水波的節奏把我們捲進想像的空間。捷克的神話人物相信世界上有另外一個國度，城堡以外有另一個金城，總有一個可以想像和追尋的地方。布拉格的小巷文化之豐富，相信是當代捷克回應這些神話的最佳證明，除了主要的景點以外，布拉格的小街仍保持着東歐文化和二十世紀初歐洲文化的色彩。有趣的是，這些優雅、古舊的建築與現代生活和商業結合起來，大概這是我們困在辦公室內工作的人所想像的國度。

聶魯達的小城區

我們住在小城區。布拉格的小城區是一個豐富的社區，大部分的遊客到此，主要為了探訪高高在上的城堡，小城區其餘的部分，可算是寧靜的地帶，就算是在查理大橋附近的地方，也沒有舊城區這麼人頭湧湧，我們沒有想過旅行是可以這樣安靜的。但安靜只是表面吧，內裡有很多令人「驚喜」的地方，例如從房子走到街尾是卡夫卡博物館，街頭是藝術店、書店和咖啡店，店內有熱鬧的氣氛。天氣轉冷的日子，可以隨便到卡夫卡博物館逛逛，或在一些做街坊生意的咖啡店看看書。你還可以在一個普通的早晨，到附近寧靜的公園散步，然後突然發現有六、七隻大孔雀跟你一樣，在公園自由自在地走着。牠們可能知道你是遊客，更會在你面前表演孔雀開屏，這些經驗令小城區的生活添上超現實的色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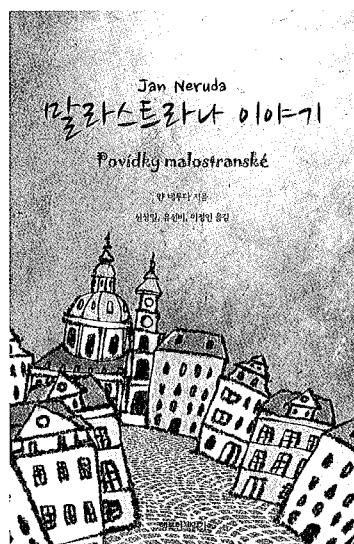
禾俊公園 (Vojan Park) 是小城區的秘密花園，中世紀時期已建立，其後經歷了不少改變，聽說布拉格人喜歡到這裡靜思，不知是否屬實。那天我們「誤闖」這地方，在美麗的綠樹綠影下漫步，見到一位老婆婆安靜的坐着，我們香港人本來不會有甚麼過激的行動打

擾別人的清靜，但當我們看到婆婆旁邊那隻巨大的孔雀時，我們不禁大叫了一聲。我們慢慢移動着雙眼，竟然看到更多的孔雀：一些悠閒地在草地上休息着，有幾隻更正向我們走過來，有一隻甚至在大樹頂上，發出非常淒厲叫聲。這是我人生第一次聽到孔雀的叫聲，我大概永遠不會忘記，如此美麗的動物，竟發出這樣恐怖的聲音？我們從公園走出來，走回卡夫卡的博物館，好像回到一個較熟悉的世界，卡夫卡的文學也突然變得寫實了。

真正為小城區留下美好回憶的是捷克作家聶魯達 (Jan Neruda, 1834~1891)。他是詩人，亦是小說家，在小城區成長和生活，對這地方有濃厚的感情。智利諾貝爾詩人聶魯達 (Pablo Neruda, 1904~1973) 的名字亦是因他而來的。聶魯達的小說集《布拉格的傳說：小城區故事》(Prague Tales: From the Little Quarter) 寫於十九世紀的六、七十年代，其後在1957年翻譯為英語出版。書中有十三個故事，全部是關於小城區的故事，如果你喜歡五、六十年代粵語片的小市民情調，你一定會喜歡聶魯達這書。現在香港流行本土社區書寫，當然這方面的嘗試早在六、七十年代的香港文學已有，當時的香港作家寫香港的郊區和新興的城市種種。聶魯達的小城區故事比這早一百年，把小說放在當時社會文化脈絡看，可以視成為作者希望在奧匈帝國的管治下凸顯捷克文化身份的嘗試。這不是與我們

現在社區書寫的目的不謀而合嗎？我想，閱讀《布拉格的傳說：小城區故事》可以為我們的寫作提供一個很好的參考。

書中最後的一篇小說是篇幅較長的〈人物：一個見習律師的零碎筆記〉(「Figures: Idyllic Fragments from the Notes of an Apprentice Attorney」, 1877)，充分看到小城區的生活形態。小說開始的時候是這樣寫到：「今天我三十歲了。我感覺到我是另外一個人了。」主角是帶點天真的見習律師，他認為



《布拉格的傳說：小城區故事》新近的韓語翻譯本

三十歲是人生的開始，他努力學習法律，最重要的是：他要搬進他喜歡的小城區，這樣他便可以在每個晚上聽到夜鶯的叫聲。殊不知這座七十二家房客式的大宅是沒有私隱的，不是這個年輕人所想像的。第一天早上，屋內的一位太太為見習律師整理房間，她對他的牀鋪發生濃厚的興趣，自己老實不客氣的睡在牀上左試右試，還把兒子放在牀上說說笑笑，氣得主角不知如何是好。這邊的事情仍在發生，轉個頭來他竟發現一個不知從哪裡轉出來的小朋友，用手玩弄他魚缸裡的金魚，把主角氣得半死。這是他在小城區的第一天的生活，完全把他的美夢打碎了，不光聽不到夜鶯好叫聲，之後每一天也要面對這些左鄰右里的煩瑣事情。

聶魯達的故事幽默而生活化，這是一個知識分子走進平民世界的故事。主角修讀法律，本來希望可以關在房間靜靜地研究民法(civil law)，但最後還是小城區的酒吧、花園和「八卦」的小市民為他提供了理解民法的最基本知識。最後主角決定搬離小城區，他亦沒有愛上他以為自己喜歡的女子，決定繼續踏上人生的另一個階段。聶魯達寫主角和居民的關係不一定是和諧共處的，一些人物之間的誤解到了最後仍然沒有得到和解，人與人之間因着性別、階層與知識的差距有着距離，作者沒有美化小城區內的人際關係。聶魯達寫下了很多活生生的小人物，他們喜歡到酒吧聊天，遇上好朋友時便大談自己當天的生活，遇上仇人時便背着他，索性十幾年也不跟他談上一句話。這是聶魯達的人物可愛的地方。

小城區內有一條街道是以聶魯達為名的，那裡還有他的舊居與紀念牌。我們最初不知道，有一天，當我們努力走上城堡時，途中隨便找了一間酒吧休息，點了一瓶冰凍的Pilsner啤酒，在炎熱的天氣下抬頭一望，竟然看到聶魯達的名字，而自己身處的地方便是他父親的雜貨店舊址。聶魯達在我們心中的小城區故事，就是從這

時開始。

卡夫卡的抑制與哈謝克的放縱

回到香港後看到一則舊聞，是關於捷克《星期》週刊所選的五十本「捷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小說」，第一位是哈謝克(Jaroslav Hasek, 1883~1923)的《好兵帥克歷險記》(The Good Soldier Schweik, 1923)。香港讀者對1945年前的捷克作者，最熟悉的是卡夫卡(Franz Kafka, 1883~1924)；1945年後是赫拉巴爾(Bobumil Hrabal, 1914~1997)、昆德拉(Milan Kundera, 1929~)和哈維爾(Václav Havel, 1936~2011)，哈謝克的作品對我們這一代是比較陌生的。我手上的中文翻譯是允晨出版社在1988年根據捷克原文的中譯本，另外還找到蕭乾在五十年代根據英譯節本翻譯的《好兵帥克》。

我有興趣的是：哈謝克與卡夫卡是同代人，幾乎是同年生同年卒，但兩人的命運竟是截然不同。卡夫卡以德語寫作，哈謝克以本土捷克語寫作；卡夫卡以抽象的風格影響世界文壇，哈謝克的作品雖然有不少翻譯，但仍然被視為一個本土性較強的作家。有時很難想像，這兩位命運完全不同作家是處於同一個年代。哈謝克與卡夫卡剛剛相反，他讀書不成，家庭破碎，沒有做過甚麼正式的工作，他參

與無政府組織的活動，以嘻笑怒罵的語調諷刺社會。他生活放縱、喜歡喝酒，但他書寫速度快，生前發表了不少短篇作品。這與生活嚴肅、規矩、壓抑和素食的卡夫卡幾乎是天淵之別。

《好兵帥克歷險記》是一部還未完成的巨著，作者生前已完成三部。帥克這個角色在他一些早年的作品已經出現，這個人物既聰明又愚蠢，他總能夠在戰爭中最危險的情況下逃走。他為人搞笑，有日常生活的智慧。最重要的是，作者以帥克的戰爭經歷來諷刺哈布斯皇朝(Habsburg)。小說是以西方傳統的流浪漢小說(picaresque novel)的



哈謝克和他的人物都喜歡喝酒，布拉格一所酒吧以好兵帥克為名

形式書寫入文，每一個章節好像一個單篇，光看題目已經非常搞笑，例如「好兵帥克干預世界大戰」、「帥克衝出迷魂陣又回家了」等。小說吸引的地方是帥克「生鬼」的形象，小說開始的時候，帥克的工作是替雜種狗偽做純種狗證書。別人很認真的跟他說政客斐迪南被暗殺，他一邊用

「樟腦油搓揉膝蓋」，一邊說我只認識兩個斐迪南，一個是當夥計的、一個是撿狗屎的，兩個死了也不可憐。小說的風趣而嘲諷的對白寫得出色，配上拉達（Josef Lada）精彩的漫畫，令閱讀更添樂趣，我可以想像捷克人對哈謝克喜歡的原因。

卡夫卡活在體制之內，以文字抒發內心對社會和家庭的不滿，我們喜歡卡夫卡是因為他對體制深切的理解與反思。哈謝克活在體制以外，以搞笑的姿態挑戰建制。這兩位作者同活在布拉格，有着不同的際遇，但他們都以自己的方法來反叛社會。他們留下的作品，仍然為後世帶來無窮的啟發。

沒有見過程布拉格

我從布拉格回來已經近一年多了。回來後，在一次遇然的機會下看到約翰·班維爾（John Banville, 1945~）的《布拉格畫像》（*Prague Pictures: Portraits of a City*, 2003）一書。班維爾是愛爾蘭著名的小說家，也是當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。他的《布拉格畫像》是一本藝術與知識兼備的旅遊文學。從文字中可以看到班維爾對布拉格深厚的情感，我深信這是遊記成功的主要原因。《布拉格畫像》要向讀者示範遊記書寫的可能性，書中藏有豐富的歷史資料，表面上又有引人入勝的情節，更不乏有個性的批評角度。我想，要是拿着這本書到捷克旅行的話，會令旅程倍添想像力的層次。現在，當我再回想捷克一個月的生活時，我的記憶將會與班維爾的文字重疊起來。

我從來沒有見過布拉格的冬天，但在《布拉



捷克漫畫家拉達為《好兵帥克歷險記》繪畫近一千幅插圖

格畫像》中看到積雪的查理大橋，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時期的人與事，這個深沉的畫像有很大的吸引力。書中有很多立體的人物，我們好像在追看小說一樣。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章的藝術老教授，他是舊歐洲文化的化身。他對生命有堅持，就算是活在極度困苦中；他優

雅的言行，讓作者明白甚麼才是彬彬有禮。這個真實的人物，以他低調但感人的故事，讓讀者徹底進入了布拉格憂鬱而神秘的過去。

班維爾走訪了布拉格三次，然後寫下了這本書。我想，幾乎所有散文寫作都是從回憶開始，但回憶能夠帶給我們甚麼呢？班維爾告訴我們：回憶是不可靠的。究竟是從甚麼地方走到甚麼地方？在回憶中我們不能確定方向，確定的可能只是一些感覺。中文版譯者耿一偉在書中的序〈當文字成為布拉格〉指出班維爾的文字呈現對回憶的懷疑，這是一種表現布拉格這個魔幻城市的手法。這個說法很好，試想你走進布拉格彎彎曲曲的細巷，感受着她過去歷史的變化所帶來的神秘感，那種卡夫卡式的壓抑與堅持，如果你是作者會如何把感受表現出來？班維爾為我們作了一次精彩的示範。

表現主義小屋

布拉格房子的牆壁都有點彎彎斜斜的，人活在裡面，好像活在表現主義的電影世界中。晚上走到查理大橋，看到整個布拉格都好像舞台般亮起，遠遠站着神秘的城堡。這裡的光線不是香港維港表演那種，而是非常幽暗的，不光是強調科技，而是把現代的科技轉化藝術，整個布拉格就像一間表演主義的小屋。我相信要維持一個城市在這種精緻的氣氛下是不容易的，當中要有認識過去和勇於改變的人。在旅遊中閱讀，從實地中理解，讓我們更能感受這個文化的變化。



（本篇標題書寫：秦嶺雪）